

我是在下乡前两天买下《静静的顿河》的。那四本一套的书，放在书店右面那个蛮高的橱架上，我原因不明地看了它整整五年，原因不明地，总是目光就停在它那儿。整整五年，它在那个位置上没有动过，它的左边是《月亮和六便士》。所以我既记住了肖洛霍夫，也记住了毛姆。站在那个位置，看着那蛮高处的名字，再忘记非常难！

这是一个永远安静的小书店，在我上中学的路上，它的旁边是粮店，每个月我都会跟着外祖母到这儿来买米，我背回去。

我上了三年中学，可是却在中学待了五年。后面的两年不毕业，也不上课，有的同学待在家里，有的在学校和马路上闲逛。我是属于闲逛的，这个很小的书店也是我闲逛的地方。加上上课的那三年，我也是常常逛进去，虽然并不总是买书，但是成为了习惯。这些年，我经常讲那本法国的《星期三书店》给孩子们听，讲的时候，我会想起自己走进这个小书店。那本书里的小女孩，每个星期三的下午都走进巴黎的一个小书店，坐在沙发上看着漫画，对面的沙发上也总是有一个老先生坐在那儿读一本厚厚的历史书。读厚厚的历史书的老人成为她童年的星期三情景。

我们那个时候的书店不开架，也没有地方坐，我们是站在柜台的外面看橱架上的书。

我很想请营业员把

那时我是弟弟

梅子涵

《静静的顿河》拿出来给我看看，可是不好意思。因为我只是想翻一翻，没有准备买。买这一套书要好几块钱，不是想买就可以买的。

让别人拿出来给我看，可是又不买，我的性格里没有这样的脸皮厚。我的脸皮一直不厚。

我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看见卖糖炒栗子的，很想买，但不知道是不是好吃，就问，可以吃一颗吗？

我还要问，如果觉得不好吃，可以不买吗？如果卖的人说，怎么可能不好吃呢？那么我就不吃一颗了，因为如果吃了，不好吃，不买，就会不好意思。如果他说不买栗子算啥，你吃吧，那我就吃一颗试试。不过，只要吃了一颗，就算不好吃，我基本上也会买的，至少让他称半斤，否则还是会不好意思。否则，离开的时候，会觉得背后有不高兴的眼睛瞪着我。何必让人家瞪呢？

有一次，我还是看着橱架上的《静静的顿河》的时候，女营业员突然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取下了一本放在我面前，然后后退一步靠着橱，看着我，虽然没有什么笑容，但是目光和气。她一定是记得我，看见我总是远远地看它。一个人，目光和气地看着别人，可能比笑容满面更令人安定。

男营业员说，正好你明天退休，你欢送它，它也欢送你。他们就哈哈笑起来。我看看她，心想，以后就看不见她了。我对她说，过两天我就要去农场了，她问，是去黑龙江吗？我说，是去郊区农场。她“哦”地出了一口气，说，那很近，小孩子跑得很远会苦的。其实我是想跑得很远的，可是因为出身不好，只能到郊区农场去。我从书店走出来，回家去。听见她在后面喊我：“弟弟！”上海的大人，尤其是女性的大人，喜欢喊小男孩“弟弟”。

我很意外，就急急忙忙地翻了一下书，记住了一个叫格里高利的人物名字，记住了哥萨克和文字里的一点儿词句感觉，那词句感觉和家里有的苏联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不一样，那时，都叫苏联小说，不叫俄罗斯小说。

可是我没有买，不好意思地把书放回原处，说了声“谢谢阿姨”，就赶紧走了。

《星期三书店》中的老先生每个星期三下午，到书店前取下那本历史书看，看得很慢。他已经很老了，没有把书买下来，但是又希望读完，这情景，不但看漫画的小女孩看见，年轻的女营业员也看得清清楚楚。

再过两天我就要下乡了。妈妈给了我钱，让我买所需要的日用品，还剩了一些钱，所以就又逛到这儿来了。

她正坐在那儿打毛衣。我说：“阿姨，我要买《静静的顿河》。”她立刻放下毛衣，站起来，把四本一起取下来，掸了掸书上的灰，放到我面前。我没有翻看就付了钱，她用印着“新华书店”几个字的纸拦腰把书包了一圈，递给我，好像是对我，也好像是对站在另一边的男营业员说，放在这儿几年了，放也放老了，总算卖掉了。

男营业员说，正好你明天退休，你欢送它，它也欢送你。他们就哈哈笑起来。我看看她，心想，以后就看不见她了。我对她说，过两天我就要去农场了，她问，是去黑龙江吗？我说，是去郊区农场。她“哦”地出了一口气，说，那很近，小孩子跑得很远会苦的。其实我是想跑得很远的，可是因为出身不好，只能到郊区农场去。我从书店走出来，回家去。听见她在后面喊我：“弟弟！”上海的大人，尤其是女性的大人，喜欢喊小男孩“弟弟”。

男营业员说，正好你明天退休，你欢送它，它也欢送你。他们就哈哈笑起来。我看看她，心想，以后就看不见她了。我对她说，过两天我就要去农场了，她问，是去黑龙江吗？我说，是去郊区农场。她“哦”地出了一口气，说，那很近，小孩子跑得很远会苦的。其实我是想跑得很远的，可是因为出身不好，只能到郊区农场去。我从书店走出来，回家去。听见她在后面喊我：“弟弟！”上海的大人，尤其是女性的大人，喜欢喊小男孩“弟弟”。

我停下来，转过身。她说：“弟弟，旁边那本书，我帮你放在下面橱里了，在角落里，你如果以后要买，就对他讲，我也会跟他说的，只有一本，卖掉了就没有了。”

“《静静的顿河》也没有了，是吗？”“没有了，只有一套。”

放在下面橱里角的就是《月亮和六便士》。

《星期三书店》里，到了圣诞节前一天，老人又来看书，可是那书不在架上了。他问年轻的女营业员：“是卖掉了，是吗？”

营业员说：“是卖掉了。被人当作圣诞节礼物买走了。”然后她从下面的橱里取出一个包扎好的漂亮礼物，递给老人，说：“爷爷，节日快乐！”

她买下了那本历史书送给老人。

阿姨是以另一种方式为我包扎好，藏在一个角落里，心意都暖和，因为我在看《静静的顿河》的时候，也一直都在看《月亮和六便士》。她看见了她的看。

下乡的十年里，度过了另外的生活感觉，竟然没有想去买那本被藏在角落里的书，后来等我想起这事，书店已经不在。粮店也不在了。只有我的想起还在。

我一直纳闷的是，在我们不上学的那个年代，苏联小说、英国小说，其实是不可以出现在书店的，但是它们怎么一直在那儿呢？我搞不大懂。

草亭秋曲

王养浩

举目枫出彩，屈指秋分来。缤纷秋色处处在，美美各所爱。菊黄蟹肥酒酣，昨日开捕，蟹农醉怀。

金风白云蓝天，山青桂香橘鲜。彩旗卷，重阳间，万千银发登山巅。莫道春花涌飞燕，我笑秋景谱鸿篇。

倚窗风微冷，抬头月圆润。庭园虫鸟无鸣争，遥指千家灯。书声琴声笑声，万事秋成，唯求天伦。

如今在香港，亦舒、李碧华两位女士都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有幸认识于微时，不妨谈谈两人逸事，作为茶余饭后谈助。

先来说亦舒，谁都知道是倪匡小妹，跟哥哥一样，酷爱舞文弄墨。哥哥甫入报坛，一帆风顺，未几即平步青云成名家，后更以卫斯理科幻小说独步于时，名利双收。妹妹看到心痒难熬，想写文章，求教倪匡，以为会拉一把，岂料，倪匡一端脸道“写文章，要靠自家本事，人家给我面子，用依稿子，看勿出依真功夫，哈哈！”明显不愿出手相助。好个镇海亦舒，率性硬，心想：阿哥依勿出手，我自自来！哼！银牙一咬，写文章投杂志。倪家有文才，刊登了。小亦舒大喜过望，由是住不了手，很快便有微名。亦舒善写明星专访，刊于邵氏《南国电影》《香港映画》，文笔刁钻辛辣，人物活龙活现，提问明星，往往击其要害，令对方哭笑不得。这种带锋连芒的娱乐访问，模仿者众，最神似者，乃笔名阿吉的林冰。

常写访问，难成气候，改弦易辙，撰小说。《姊妹》《幸福家庭》纷纷刊载，即为金庸相中，在《明报》连载。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家明与玫瑰》中的家明，竟成千万读者偶像，亦舒步倪匡之后，变身名家。名作家亦舒，人不高，脾气烈，喜与人争。我有过不快体验，某趟饭局，座上各人，聊起怀才不遇，亦舒一听，咬定怀才必遇。无人敢以应，独有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弟，落落魄士林的卫聚贤教授相驳，以证怀才未必得遇。双方唇枪舌剑，争个不休，场面尴尬，要劳东道主何大姐出面调解方止。事后，亦舒骂我井底蛙，我不怒反喜，率真性子，总比背后捅刀子好！说到亦舒谈恋爱，足以轰天动地泣鬼神，跟影星岳华相恋，偶有争执，肝火大盛，竟拿剪刀，将岳华挂在衣

柜里的西装全剪个稀巴烂，害得岳华有门出不得。亦舒追求者众，惟只心仪一个小伙子，是谁？便是游侠姜大卫，他的电影全铭记心中。

李碧华嘛，比我年小，出道早，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已投稿《幸福家庭》，那是明报总经理沈宝新创办的一份妇女综合性月刊，张翼任主编，副主编是谊兄黄仲鸣。某日谊兄收到一通稿件，拆开看，未看内容，已瞠目骇然，原来全文用绿色墨水笔书写。用心写下去，写得不错，于是下期刊发。用绿墨水笔写稿的新人，正是李碧华，一投得手，稿浪连绵，月刊为她辟专栏《意犹未尽》。可以说黄仲鸣是李碧华的伯乐，对她日后的创作起了启蒙作用。

李碧华后转写小说，率先运用穿越桥段，布局诡异幽玄，情节曲折离奇，《胭脂扣》《秦俑》发表后，全数搬上银幕，反应热烈。而此时的小碧华，已系有名的女作家矣。我有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访问李碧华于湾仔艺术中心咖啡室，小个子，黑皮肤，明慧黠智，词锋锐利，遂戏称之为“小辣椒碧华”，也不以为忤。不同于一般女作家，不喜出风头，最讨厌拍照，摄影师举机欲拍，一手掩脸，一手猛摇：“不要拍不要拍，大哥，拜托你！”因而目睹过碧华庐山真面目的人不多。碧华爱促狭，知我偶作冶游，来电时，出口成章：“沈老板，我是‘杜老志’舞厅碧华，有空来捧场！”辨声已知其捣蛋模样儿。我回敬：“碧华小姐，只要你上班，沈老板一定天天送花牌！”相互大笑。四十多年未见，小碧华业已成大碧华。刘克庄有诗云：“无复拿舟乘大雪，有时倚杖送停云。秋来迳草深三尺，谁伴青灯缉旧闻。”好友难忘！

分钟步行距离。一年暑假，我已经上大学了，小学同学约了到曾广霖老师家聚会。她家住三楼，不是非常宽敞，但是相当雅致。她爱人是医生，一个标准的美男子。班上年龄最大的一位女同学，就住在曾广霖老师家一栋楼。达到法定年龄，已经结婚生子了，我们这些学弟学妹感觉这位女同学怎么越来越漂亮呢，就叽叽喳喳地打趣。曾广霖老师两口子也开心地笑起来。

再次和曾广霖老师见面，已经是我调到北京工作以后。单位来电，通知我父亲病危。我匆匆赶去上海，走在弄堂口，远远就听到父亲的呻吟……病魔无情，回天无力，没有来得及住院，父亲就走了。曾广霖老师闻讯，赶到我家慰问，并且为办理后事提供方案。又跑前跑后，主动帮助我弟弟妹妹联系民政局，在家的附近找了个殡仪馆，放置骨灰盒。曾广霖老师后来搬到吴淞路昆山路，我从北京回上海探亲，曾广霖老师知道这个情况后，到家看望我，鼓励我克服困难，继续上学，以后一样可以为国家作出贡献。后来我确定还是报考大学，曾广霖老师知道以后非常高兴。我家庭条件差，身体也比较弱，她决定给我买奶粉补充营养。要知道，那时候奶粉是高档营养品啊。那天，曾广霖老师走进我陈旧的家，亲自把两大罐奶粉送到我家。此时此刻，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我母亲连连感谢不已，我站在旁边给曾广霖老师鞠了个躬，泪湿眼眶。非亲非故，一位小学班主任，毕业后还一直牵挂学生，这样的人民教师，这样的师德师风，回想起来仍然令人感激涕零。

曾广霖老师原来住吴淞路塘沽路，离我家十来

好，但是考试得第二名的情况，多于得第一名。曾广霖老师就鼓励我努力，不要在一二名的问题上自贵。考试结束，她给全班同学说了一句话，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句话，“考试名次是暂时的，知识学问是终身的”。

对学生和学生的家长永远那么亲切和蔼，是曾广霖老师的人格特点。她对学生亲人般的关爱，铭记在自己心里，也是我们家人的感受。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高中毕业原来不准备考大学，想报名劳动谋生。根据我的具体情况，高中班主任吴祖刚老师和和我父亲商量，认为我还是报考大学比较合适。曾广霖老师知道这个情况后，到家看望我，鼓励我克服困难，继续上学，以后一样可以为国家作出贡献。后来我确定还是报考大学，曾广霖老师知道以后非常高兴。我家庭条件差，身体也比较弱，她决定给我买奶粉补充营养。要知道，那时候奶粉是高档营养品啊。那天，曾广霖老师走进我陈旧的家，亲自把两大罐奶粉送到我家。此时此刻，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我母亲连连感谢不已，我站在旁边给曾广霖老师鞠了个躬，泪湿眼眶。非亲非故，一位小学班主任，毕业后还一直牵挂学生，这样的人民教师，这样的师德师风，回想起来仍然令人感激涕零。

曾广霖老师原来住吴淞路塘沽路，离我家十来

好，但是考试得第二名的情况，多于得第一名。曾广霖老师就鼓励我努力，不要在一二名的问题上自贵。考试结束，她给全班同学说了一句话，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句话，“考试名次是暂时的，知识学问是终身的”。

对学生和学生的家长永远那么亲切和蔼，是曾广霖老师的人格特点。她对学生亲人般的关爱，铭记在自己心里，也是我们家人的感受。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高中毕业原来不准备考大学，想报名劳动谋生。根据我的具体情况，高中班主任吴祖刚老师和和我父亲商量，认为我还是报考大学比较合适。曾广霖老师知道这个情况后，到家看望我，鼓励我克服困难，继续上学，以后一样可以为国家作出贡献。后来我确定还是报考大学，曾广霖老师知道以后非常高兴。我家庭条件差，身体也比较弱，她决定给我买奶粉补充营养。要知道，那时候奶粉是高档营养品啊。那天，曾广霖老师走进我陈旧的家，亲自把两大罐奶粉送到我家。此时此刻，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我母亲连连感谢不已，我站在旁边给曾广霖老师鞠了个躬，泪湿眼眶。非亲非故，一位小学班主任，毕业后还一直牵挂学生，这样的人民教师，这样的师德师风，回想起来仍然令人感激涕零。

曾广霖老师原来住吴淞路塘沽路，离我家十来

好，但是考试得第二名的情况，多于得第一名。曾广霖老师就鼓励我努力，不要在一二名的问题上自贵。考试结束，她给全班同学说了一句话，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句话，“考试名次是暂时的，知识学问是终身的”。

对学生和学生的家长永远那么亲切和蔼，是曾广霖老师的人格特点。她对学生亲人般的关爱，铭记在自己心里，也是我们家人的感受。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高中毕业原来不准备考大学，想报名劳动谋生。根据我的具体情况，高中班主任吴祖刚老师和和我父亲商量，认为我还是报考大学比较合适。曾广霖老师知道这个情况后，到家看望我，鼓励我克服困难，继续上学，以后一样可以为国家作出贡献。后来我确定还是报考大学，曾广霖老师知道以后非常高兴。我家庭条件差，身体也比较弱，她决定给我买奶粉补充营养。要知道，那时候奶粉是高档营养品啊。那天，曾广霖老师走进我陈旧的家，亲自把两大罐奶粉送到我家。此时此刻，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我母亲连连感谢不已，我站在旁边给曾广霖老师鞠了个躬，泪湿眼眶。非亲非故，一位小学班主任，毕业后还一直牵挂学生，这样的人民教师，这样的师德师风，回想起来仍然令人感激涕零。

曾广霖老师原来住吴淞路塘沽路，离我家十来



不来梅老城

(油画)

林中洋

1989年，我从浙江老家考入位于上海西郊的舞蹈学校。31年前的上海舞蹈学校周边，远不如现在这样交通便利、商业繁华。那些来沪探望自己子女的外地家长，很难在学校附近找到旅馆。我的母亲也是如此，但她在上海文艺界朋友的帮助下，得知上海文联的大院里，有一家既干净又便宜的招待所。招待所的楼下，是当时唯一开往西郊方向的公交车57路的起点站。于是，在那一天，母亲一手拖着行李，一手拉着我，踏进了市文联的大院。我的眼睛忽然一亮——除了上海市文联的牌子，还有许多文艺家协会的牌子，其中令我眼睛睁得更大的，正是那块“上海市舞蹈家协会”。12岁的我，就在那一瞬间，小小的心中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愿望——我要努力学习，早日争取加入舞协，成为上海文联的一员。

几年以后，我与同学们有机会参加了市文联、市舞协举办的许多文艺活动，在文联和协会搭建的舞台上亮相、历练、成长、成熟起来。1993年的“上海之春”，我们全班同学共同表演了舞蹈《海燕》，荣获集体表演三等奖。这次机会、这个奖项，不但大大鼓舞了全班的学习热情，而且成为我们至今不能忘怀

的美好回忆。我还记得是1994年的秋天，我与所有参加“桃李杯”的同学一起，光荣地加入了上海市舞蹈家协会。从此，我们获得了更多的机会——深入生活的机会，展示才艺的机会，获得荣誉的机会，尤其是学习请教

文联、“艺联”和“新艺联”

黄豆豆

的机会，我从中不断感受到舞蹈界的前辈、老师对艺术、对人生、对社会的炽热情感和无私奉献。

我更记得是在2005年，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流中，市文联发起成立了全国首家由表演艺术从业人员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那就是“艺联”。我除了参与文联及舞协的活动，又有机会从事与“艺联”相关的工作，特别是与不同界别的演艺工作者互相交流甚至合作，感觉新奇而又愉快。去年，上海新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在“艺联”的基础上成立，这是一个充分面向社会、服务“两新”组织和群体的大平台。她的工作重点是联系、协调、服务于所有艺术门类的新文艺

十日谈

文艺“联”心
责编：吴南瑶

从海漂艺人到新文艺群体工作者，请看明日日本栏。

